



河口往事

石貔貅

文/王建中

卢占魁抢掠河口后，兴师动众抬走一尊石雕，做了他的压寨石。这尊石雕，就是清宁当的石貔貅。

清宁当不及刘字号缸房收益的千分之一，却是刘字号的招牌。刘氏经营清宁当，乐施善助，口碑很好。

有一个故事，说是几个土匪剪径，劫了一车银两，赃都分了。有一个土匪多嘴，问这是掏了哪家字号的发财树。伙计说是清宁当刘家的。几个土匪面面相觑，乖乖把到口的骨头又都吐出来，交给伙计，说你走吧，一路唱着曲儿走吧，再没人绊拦你。伙计问为何如此。土匪说：“我们受可怜时，都是刘家接济的。一双破鞋，可以换一碗肉吃！”

有一年大黑河涨水，祝乐沁村危在旦夕。清宁当出面，发动全村人抗洪，义兴成商号每人给发一把锹，祝乐沁村才幸免于难。事后，清宁当给义兴成结锹钱，义兴成只象征性地收了一把锹的钱。清宁当就用余下的钱，请人雕了一尊石貔貅，立在头道街的当铺门口。

复兴玉的金家问清宁当的刘氏，这是何意？

金家祖上叫金老虎，貔貅又名貔大虎。金家担心这里有文章，旧时做生意，忌讳犯祖字。金家这一问，刘家自然得给个说法。

刘家热情款待了金家的人，给了金家一个解释。刘家说：“当铺不是吉祥店，凡到当铺当东西的，必是走投无路之举。貔貅是转危为瑞之兽，放在这里，图个吉祥之兆，愿一切祸皆成福。”

金家也就释然了。

金家也是大买卖，河口首屈一指的肉铺，归化城、大同、张家口、忻州都有分号，日进斗金。

有一天，清宁当来了一衣衫褴

褛、面容憔悴的妇人，气还没有平下，便要当一只花瓶。伙计接过花瓶看了，黑胎与青釉相映成趣，却无印迹款识。

伙计给了一个价，妇人有些犹疑，还是接受了。正巧刘掌柜的经过柜台，擎在手上旋了一圈，又掂了掂，对伙计说：“再加一百！”

惊的伙计张口结舌。

妇人看他一眼，接下了，说：“三月后来赎。”谢过便走了。

过了三年，妇人也没来赎。清宁当清“白牛”，请行家评估，这头“牛”值一千元。当场有人就买走了。“白牛”就是死货，按约定过了当期没来赎，就可以由当铺作价卖掉。

一天黄昏，铺里进来一个妇人，发髻高挽，用手轻轻扣了一下柜台，兰花指上的戒指烁过一缕蓝光，柔柔地晃了一下伙计的眼。伙计抬头，一张女人含蓄的笑脸，正对了他，一派雍容富贵之气。伙计似曾相识，一时又想不起，女人递上了当票，伙计即刻就奔向了后厢，唤来了掌柜。

掌柜的一撩前襟，算是走过礼了。也没有太多的言语，就把花瓶又买回来了，还给了女人。

女人放下一千元。

掌柜的只收了一百四十元，这是当时的当价。

女人微微启齿一笑：“既然它值这么多，那它就该用这么多赎回。”说完，抱着瓶离店，一出门就有丫鬟迎上，唤了一声“少奶奶”，接过了花瓶。女人回眸一笑，秋瞳如月，双鬓入黛，婉约而去。

清宁当的伙计，望着远去的马车，又是一副张口结舌的表情。

刘氏当家的掌柜，意味深长的一笑，转身踱了步，捋一捋头发，气定神闲。

云淡风轻

春醒雁归来

文/高雁萍

塞北的三月底，虽然高大挺拔直指天空的杨树上还不见一片叶子，但被春雨、春雪洗涮过的树干和枝丫，已经泛起绿意，缀在上面的那些芽包，较之上个礼拜，变长变胖不说，摆出去阳光一晒，随时炸裂出一树“毛毛虫”的架势。公园里，湖边垂挂在老树干上的柳条也一样，被春风越吹越柔软婀娜，似乎转眼就会变成飘来荡去的绿丝绦。

我坐在湖边春风吹拂的阳光里，看几个上点儿年纪的人踢毽子。他们围成一个圆圈儿，共同踢一只白色的毽子，声音砰砰响，很给人力量。我小时候也踢毽子。那是冬天，几个女孩儿攒在一起，一只用公鸡尾巴处漂亮长毛做成的毛键，拐、打、奔、套，我们变着花样踢。这也算个力气活，一踢一身汗，有时还累得气喘吁吁，鼻涕流出来都顾不上。我这一走思，没注意他们当中哪一个，许是用劲儿太大，一脚踢出去，鸡毛满天飞。不过没事，他们放在板凳上的书包里有备用品，也就半分钟，一个新毽子又被踢得飞来飞去。

见我看得专注，一位大姐就招呼我和他们一块儿踢。我说我还是看吧，怕踢不好搅和大家的心情。大姐说那你明早上来，有小毽子。

离踢毽子不远的桥那边，零星的小树，围着一块儿没有硬化的土地，抖空竹的老人聚在那

儿。碗大的空竹在一根长线上，跟走钢丝似得，被主人手里两根小棍儿摆布得时高时低、时左时右，偶尔还会飞起又落下。空竹抖起来，发出的声音嗡嗡嘎嘎，一会儿响成直线，一会儿响成抛物线，环绕而来又环绕而去，简直是在给春天伴奏。

忽然，我听到了大雁嘎——儿——嘎——儿——的鸣叫。以为是幻觉，一抬头，果真有雁阵由远而近。

哦，地上春苏醒，空中雁归来，多么诗情画意的场景啊！

我的名字里有个雁，所以对雁有着不同于其他鸟类的特殊情感。

大雁是候鸟，每年春分后由南方飞回北方繁殖，秋分后再由北方飞回南方越冬。雁群飞行时队形非常整齐，总是由有经验的老雁当队长，飞在队伍的最前面；时而“人”字形，时而“一”字形，年复一年，向空中旅行家一样，浩浩荡荡，随季节往来于南北两地。

头顶的雁群没有一飞而过，嘎——儿——嘎——儿——地边鸣叫边在公园附近来回盘旋，像是在等待落伍的同伴，也像是飞累了互相打气鼓劲。这样很长一段时间后，雁群才在我的注视中，鸣叫着朝东北方向飞去。

等着吧，用不了几天，塞北的花开了，树绿了，这些远飞的大雁，也该到家了。



平平常常的每一天
都是无比美好的一天